

林延清 撰

上海大学出版社

清史

纪事本末

主 编：南 炳 文
白 新 良

第六卷 嘉庆朝

起清太祖，下迄宣统皇帝，
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
事、文化、民族关系、中外交
往等，全方位反映有清一代历
史真实面貌

全书纪事上



道遠

紀事本末



林延清 撰

上海大学出版社

清史

纪事本末

主 编：南 炳 文
白 新 良

第六卷

嘉庆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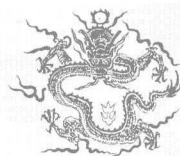
全书纪事上
起清太祖，下迄宣统皇帝，
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
事、文化、民族关系、外交
往等，全方位反映有清一代历
史真实面貌





目录

清史纪事本末(嘉庆朝)



受禅嗣位	1865
清除和珅	1872
嘉庆改革	1879
清查亏空	1886
惩贪大案	1899
乾嘉人口	1907
消极禁矿	1916
严禁关外耕垦	1922
湘黔苗民起义	1929
湖北白莲教起事	1938
四川战场的攻守	1945
苦战南山老林	1955
天地会起义	1963
陕西宁陕兵变	1969
陈德行刺嘉庆帝	1975
蔡牵海上抗战	1980

清史纪事本末(嘉庆朝)



广东借师“剿海盗”	1988
李文成滑县起事	1995
隆宗门之役	2000
三才峡木工起事	2006
清理夷欠	2009
慎处邻国	2017
澳门事件	2024
严禁天主教在华传教	2031
拒俄使入京和海上通商	2039
阿美士德使华	2043
初禁鸦片	2050
中英刑事纠纷	2057
乾嘉学术	2063

受禅嗣位

清世宗雍正十三年(1735)九月

雍正皇帝崩逝后,其子弘历即皇帝位,是为乾隆皇帝。即位之初,乾隆帝焚香告天,若能在位六十年,即当传位于嗣子,不敢逾越皇祖(指康熙帝)执政六十一年之数。

清高宗乾隆元年(1736)七月

遵从雍正帝所创密建家法,乾隆帝将年仅七岁的嫡长子永璉内定为皇储,亲书其名,密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永璉生于雍正八年(1730)六月,生母为孝贤纯皇后富察氏,系乾隆帝嫡长子。

乾隆三年(1738)十月

乾隆帝嫡长子永璉病死,时年九岁。乾隆帝很悲伤,特下谕辍朝五日,并谕和硕庄亲王允禄、和亲王弘昼及军机大臣,丧礼一如皇太子仪注行,谥永璉为端慧皇太子。

乾隆十二年(1747)十二月

乾隆帝的第二个嫡子、皇七子永琮因出痘去世,只活了一年零八个月。永琮生于乾隆十一年(1746)四月。乾隆帝为此十分高兴,认为传嫡又有希望了,“拟书名臧贮,继念其年尚幼稚而未果。”对于嫡子夭折,乾隆帝十分伤悲,命丧仪比一般皇子从优,谥“悼敏”。

乾隆帝以立嫡未遂,颁旨自责。谕旨说:“乃朕立意私庆,必欲以嫡子承统,行先人所未曾行之事,邀先人所不能获之福,此乃朕过耶。”

乾隆十三年(1748)三月

乾隆帝皇后富察氏死于南巡途中,立嫡的愿望完全落空。

六月

乾隆帝颁旨斥责皇长子永璘和皇三子永璋觊觎储位的非分之想,“此二人断不可



承继大统”，“若不自量，各怀异意，日后必至弟兄相杀而后止。与其令伊等弟兄相杀，不如朕为父者杀之。伊等若敢于朕前微露端倪，朕必照今日之旨，显揭其不孝之名，即行正法。”永璜生于雍正六年(1728)四月，生母是哲悯皇贵妃富察氏，系乾隆帝的长子。皇三子永璋生于雍正十三年(1735)五月，生母是纯惠皇贵妃苏佳氏。

乾隆十五年(1750)三月

乾隆帝的长子永璜病逝。乾隆帝追封其为定亲王，王爵由其子绵德承袭。

乾隆二十五年(1760)十月

是月初六日丑时，乾隆帝十五子永琰降生于御园之天地一家春。生母魏佳氏，为皇贵妃。幼时为庆妃陆氏抚育，视为养母。

乾隆三十年(1765)

时永琰六岁，入上书房读书，受教于兵部侍郎奉宽(硕亭)先生。

六月

永琰生母魏佳氏由令贵妃晋封为令皇贵妃。

十一月

乾隆帝封其五子永琪为荣亲王。永琪生于乾隆六年(1741)二月，生母为愉贵妃珂里叶特氏。永琪娴习满语、汉语、蒙语、马步射及算法等事，为乾隆帝所钟爱，欲立为储君。至是因永琪病重，被封为荣亲王。

乾隆三十一年(1766)三月

荣亲王永琪病死，卒年二十六岁，谥曰“纯”。

七月

时年七岁的永琰谒祖母孝圣宪皇后于盘山行殿，渥承饴爱，又事高宗、孝仪皇后至孝，自是备蒙恩眷。

乾隆三十六年(1771)

永琰养母庆妃陆氏，晋封为庆贵妃。



1866

清史纪事本末

第六卷
(嘉庆朝)

乾隆三十七年(1772)

永琰是年十三岁,因勤敏好学已通五经,又从工部侍郎谢墀(东墅)为师,从学今体诗。

十一月

乾隆帝第一次向诸皇子公开提及归政之事,“俟朕八旬开五归政时,再各按爵秩(指四阿哥、六阿哥之服用),方为允协。”

乾隆三十八年(1773)十一月

乾隆帝再次秘密建储,以皇十五子永琰为内定储君。事前,乾隆帝未就建储时机和储君人选与任何人商量,就亲书建储密旨并将之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为防不虞,他还另书同样密旨,遂藏于小匣内随身携带,以备异日勘对。为了防止泄露储君人名,乾隆帝没有召集诸王文武大臣公开宣示,仅是将秘密建储之事谕知军机大臣,“但遵皇考旧例,不明示以所定何人”。整个建储过程进行的十分秘密,不但当时所有档案文献中未见记载乾隆帝这次建储的确切日期,而且在此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除个别军机大臣外,他人几乎不知道乾隆帝已建有储君。

冬至南郊大祀,乾隆帝命诸皇子陪祀。他以所定储君之名,默祷上帝,“所定之子若贤,能承大清基业,则祈昊苍眷祐,俾得有成;若其人弗克负荷,则速夺其算,毋误国家重大之任,予亦可以另行选择”。

乾隆三十九年(1774)四月

奉乾隆帝之命,永琰与副都统、内务府总管和尔经额女喜塔腊氏成婚。喜塔腊氏受册封为嫡福晋。是年,永琰十五岁。

乾隆四十年(1775)正月

永琰生母令皇贵妃魏佳氏去世,年四十九,谥“令懿”。

乾隆四十一年(1776)五月

永琰始从朱珪(石君)先生学古文、古体诗。朝夕讲求,涵濡德义,获益匪浅。

乾隆四十三年(1778)九月

乾隆帝颁旨宣布已秘密立储。先是,乾隆帝东巡盛京(今辽宁沈阳),锦县生员

金从善于御道旁进呈词,请求建储。至是乾隆帝颁发谕旨,批驳金从善,阐述不公开立储的原因,并第一次公开宣布已于乾隆三十八年秘密立储,“曾于乾隆三十八年冬密书封识,并以此意谕知军机大臣,但遵皇考旧例,不明示以所定何人,盖不肯显露端倪,使群情有所窥伺。”

再颁旨,表示不贪恋帝位确定到乾隆六十年时归政退闲。谕旨中说:“然朕此举天下臣民无由其闻,未尝无窃议朕为贪恋宝位,不肯立储。不知朕践阼之初,曾焚香告天下,昔皇祖(指康熙皇帝)御极六十一年,予不敢相比。若邀穹苍眷祐,至乾隆六十年乙卯,予寿跻八十有五,即当传位皇子,归政退闲。”

乾隆四十五年(1780)

朱珪奉命督福建学政,临行赠永琰五箴:日养心、敬身、勤业、虚己、致诚。这对永琰思想影响极大。亲政后仍置左右,力行不已。

乾隆四十八年(1783)八月

永琰随乾隆帝东巡,诣盛京恭谒祖陵,以“守成”为题,赋诗一首。

十月

永琰奉乾隆帝命与诸兄弟、军机大臣及上书房总师傅,“将历代册立太子事迹有关鉴戒者”,编成一书,名为《古今储贰金鉴》。

乾隆四十九年(1784)

是年正月,永琰奉命随乾隆帝六巡江南。四月返京。

乾隆五十年(1785)

是年耕藉,永琰奉父命从耕播种,嗣位之迹渐明。

十一月

以乾隆六十年乙卯正旦推算日食,宣谕定次年归政。

乾隆五十四年(1789)十一月

永琰受封为嘉亲王。自是每岁两陵春祀、坛庙荐祈,多受命恭代行礼。时受封的还有:六阿哥永瑑为质亲王;十一阿哥永瑆为成亲王;十七阿哥永璘为贝勒。



1868

清史纪事本末

第六卷
(嘉庆朝)

乾隆五十五年(1790)五月

永琰之六兄永瑔(出继慎靖郡王允禧为嗣)去世。

乾隆五十七年(1792)二月

嘉亲王永琰奉乾隆帝命祭奠先师孔子。

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

嘉亲王永琰于是月初三日,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子。是日,乾隆帝御勤政殿,召诸皇子、皇孙及王公大臣入见,宣立皇十五子嘉亲王永琰为皇太子。定明年正月元旦禅位嗣君,行授受礼,改元嘉庆。皇太子永琰之母令懿皇贵妃魏佳氏,追赠为孝仪皇后,升祈太庙奉先殿,位列孝贤皇后之次。还命将永琰的“永”字改为“颙”字。

皇太子颙琰及和硕礼亲王永恩等王公大臣先后奏请高宗百岁之后再行归政。奏入,高宗颁旨诏天下,不准改动。

皇太子颙琰率王公大臣等具奏恭进乾隆六十一年时宪书,豫各内廷颁赏之用。高宗准行,命各直省、外藩仍颁行嘉庆元年时宪书。

十月

颁嘉庆元年时宪书。

高宗颁旨,以即将举行归政典礼,著即将嘉庆元年各直省应行征收地丁钱粮,通行蠲免,“以示朕与嗣皇帝爱育闾阎,同锡恩施至意”。

军机大臣等议奏丙辰举行传位大典,所有各该衙门并各直省应行遵办事宜。其主要有,颁发传位诏书一道;太上皇帝谕旨称为敕旨;太上皇帝仍称“朕”字;题奏行文凡遇天、祖等字,高四格抬写,太上皇帝高三格抬写,皇帝高二格抬写;太上皇帝寿辰称万万寿,嗣皇帝寿辰称万寿;陛见文武大员及新授道府以上,具折恭请太上皇帝恩训,嗣皇帝恩训等。高宗颁旨准行。

皇太子颙琰率户、工二部奏请,自丙辰年为始,宝泉、宝源二局钱文,乾隆、嘉庆年号各半分铸。高宗颁旨,如议行。

十一月

太上皇帝命皇太子居毓庆宫。毓庆宫本乾隆帝养正时之居所,在宣布立颙琰为皇太子之前就已命人进行修葺。至是,乾隆帝命皇太子入居之,并赐继德堂额。



十二月

高宗颁旨，明年归政后，凡有缮奏事件俱著书太上皇帝，其奏对著称太上皇。

敕谕琉球国世孙尚温，言明年传位皇太子，改为嘉庆元年。并称“自丙辰年以后，凡有呈进表文，俱书嘉庆年号。至朕传位后，凡军国大政及交涉外藩事件，朕仍训示嗣皇帝”。

高宗以来岁丙辰之旦，传位皇太子为嗣皇帝，前期遣官告祭天、地、社稷、太庙、奉先殿。

嘉庆元年(1796)正月

元日，高宗举行传位大典。是时，内外王公以下文武百官，以及朝鲜、安南、暹罗、廓尔喀等国使臣聚集太和殿。尔后，礼部堂官首先至毓庆宫启请皇太子朝服出宫，恭候乾隆皇帝乘舆至太和殿升坐。鼓乐齐鸣后，由宣表官员跪宣传位诏书。其后，皇太子颙琰俯伏跪地，接受由乾隆帝授予的“皇帝之宝”，并率群臣再次向乾隆帝行九叩大礼。这以后，已成为太上皇帝的乾隆帝还宫，接受公主、福晋及未受爵之皇孙、皇曾孙、皇玄孙行庆贺礼。与此同时，嘉庆帝则御太和殿登极，接受朝臣朝贺。礼部鸿胪寺官员则登上天安门城楼恭宣太上皇帝传位诏书和恩赦条款。诏书曰：“皇太子于丙辰正月上日即皇帝位，朕亲御太和殿，躬授宝玺，可称朕为太上皇帝。其尊号繁文，朕所弗取，毋庸奏上。凡军国重务、用人行政大端，朕未至倦勤，不敢自逸。部院衙门及各省题奏事件悉遵前旨行。”

嘉庆帝奉太上皇帝御宁寿宫皇极殿，举行千叟宴，赐王公大臣年六十以上、兵民七十以上者三千人及朝鲜、安南、暹罗、廓尔喀等使臣宴。

嘉庆帝奉太上皇命，立嫡妃喜塔腊氏为皇后；侧妃钮祜禄氏为贵妃；刘佳氏为诚妃；侯佳氏为莹嫔。

太上皇颁旨斥责毕沅奏折用语不当。旨中称，“本日毕沅等奏筹办军粮军火情形一折，内称仰副圣主宵旰勤求，上慰太上皇注盼捷音等语，措词实属无谓。本年传位大典，上年秋间即明降谕旨，颁行中外，一切军国大事，朕仍亲理，嗣皇帝敬聆训海，随同学习。其外省题奏事件，并经军机大臣等奏定款式，通行颁发。毕沅等并不遵照办理，是何意见?! ……现在军营奏折亦无不遂加批览。即自嘉庆元年以后，内而部院各衙门，外而督抚大吏等，奏章事件亦皆朕躬亲综揽，随时训示，岂因有授受之典，即自暇自逸，置政事于不问乎? ……今毕沅等所奏之折，分列圣主及太上皇帝。试思圣主睿鉴等字样，有何同异，而毕沅等故为此区别之见，有是记乎?! ……毕沅、姜晟均著传旨严行申饬，仍交部议处，并通谕各督抚知之。”



1870

清史纪事本末

第六卷（嘉庆朝）



嘉庆二年(1797)十月

乾清宫交泰殿失火,太上皇帝颁旨自责。旨中称,“朕仍居养心殿,皇帝则居毓庆宫,而乾清宫系接见臣工听政之所,相距俱远,只因承值太监等不戒于火,致有此事。现在朕虽已传位为太上皇帝,而一切政务仍亲理训示,政事有缺,皆朕之过,非皇帝之过。”

嘉庆四年(1799)正月

初三日辰时,太上皇帝弘历病逝于养心殿,享年八十九,尊谥“纯皇帝”,庙号“高宗”。嘉庆帝始亲政。

评论:嘉庆皇帝作为乾隆帝的十五子,又非皇后所生,能够承继大统是十分不易的。有其客观条件和自身努力两方面因素。从客观上看,乾隆帝一次秘密建储及另外两个准备立为储君的嘉庆帝的兄长皆早年病逝。这给嘉庆帝成为乾隆帝第二次秘密建储对象准备了条件。同时除上述三个外,其他长于嘉庆帝的也都不是病逝就是品行不端或才能不具,无法与嘉庆帝竞争。这样经过乾隆帝的长期观察,嘉庆帝成为储君已经是水到渠成之事。另外更为重要的是,嘉庆帝本身也十分注意个人品德修养,勤奋读书,恪守封建道德规范,对乾隆帝谨守孝道。也是其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特别重要的是,在成为储君之后,嘉庆帝的言行更为谨慎,没有培植自己势力的举动,也没有显露出急于夺权登位的野心。这样就再次经受了考验,顺利完成了从储君到皇帝的过渡。而乾隆帝之所以信守自己在位六十年后禅位的承诺,一方面是他年纪毕竟大了,无法继续承受繁重的政务活动,另一方面禅位并不意味失去君权,他仍可以太上皇的身份,继续执掌大权。

清除和坤

嘉庆四年(1799)正月三日

太上皇乾隆帝病逝,享年八十九岁。乾隆帝自乾隆六十年(1795)禅位给其子嘉庆帝后,称为“太上皇”,但朝中军政大权仍为其掌握。不过,他毕竟年事已高,“太上皇帝容貌气力,不甚衰耄,而但善忘比剧,昨日之事,今日辄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于是他对大学士和坤更加宠信,这使“和坤之专擅,甚于前日,人皆侧目,莫敢谁何云”。乾隆帝身体一向康健,然而嘉庆三年(1798)十一月,因感受风寒,患上头目眩晕的症状。嘉庆四年正月初一日,他出御乾清宫接受百官朝贺时,身体就有些不适。第二日,病情开始恶化。初三日凌晨,死于养心殿。

正月四日

褫夺和坤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职,命与福长安等昼夜守值寝殿,不得任意出入。先是嘉庆帝对和坤专权早就心怀不满,但碍于太上皇之面,也无可奈何,只得大施韬晦之计。他表面上对和坤百般巴结,“遇有奏纯庙(指乾隆帝)者,托其代言”,甚而还对众扬言,自己是倚重和坤治理天下。暗中却竭力笼络不阿附于和坤的官员,大力培植自己的私人势力,等待时机将和坤除掉。乾隆帝病逝,使和坤顿失奥援,嘉庆帝遂开始行动。夺去和坤军机大臣和九门提督等职,则是第一步。

是日

嘉庆帝还颁发谕旨,不指名地抨击和坤,说他是造成川、楚、陕白莲教起义越演越烈的主要责任者,为进一步惩治和坤制造舆论。谕旨中说:“我皇考临御六十年,天威远震,武功十全。凡出师征讨,即荒徼部落,无不立奏荡平。若内地‘乱民’王伦、田五等,偶作不靖,不过数月之间,即就殄灭,从未有经历数年之久,靡饷至数千万两之多而尚未蒇功者。总由带兵大臣及将领等全不以军务为事,惟思玩兵养寇,藉以冒功升赏,寡廉鲜耻,营私肥橐。”

正月五日

御史广兴、郑葆鸿,给事中广泰、王念孙上疏弹劾和坤。



1872

第六卷
(嘉庆朝)

清史纪事本末



正月八日

嘉庆帝下令取消奏折副本关会军机处的规定，要朝臣陈奏事件直达御前。先是嘉庆二年（1797）八月阿桂病逝后，和珅便升任首席军机大臣。为了进一步把持权力，他下令部院衙门和各省督抚上奏时，必须将奏折抄录两份，一份呈送皇帝，一份则送达由他直接控制的军机处。这使和珅能较快地掌握全国各地的情况，及朝臣的动向，对其专权擅政十分有利。而嘉庆帝要把大权夺过来，则不能不首先将和珅的这条规定取消。

是日

嘉庆帝以御史广兴、给事中王念孙等列款纠劾和珅，下令革除大学士和珅、户部尚书福长安职务，下狱治罪。特命皇兄仪亲王永璘、成亲王永理前往传达旨意，而由武备院卿、护军统领阿兰保监押和珅、福长安以行。早在嘉庆帝还是皇子时，他就曾写过一篇名为《唐代宗论》的文章，其中有云：“代宗虽为太子，亦如燕巢于幕，其不为辅国所谗者几希。及帝即位，若苟正辅国之罪，肆诛市朝，一武夫力耳！乃舍此不为，以天子之尊，行盗贼之计，可愧甚矣。”和珅虽曾横行一时，但相对于手握至高无上权力的嘉庆帝来说，还是不堪一击的。嘉庆帝确是以“一武夫力”，就除去了和珅。

是日

嘉庆帝改组和调整军机处及部院衙门，以削和珅之势。嘉庆帝命成亲王永理、前任大学士署刑部尚书董诰，以及兵部尚书庆桂“在军机处行走”。还命仪亲王永璘总理吏部，成亲王永理总理户部兼三库；调兵部尚书庆桂为刑部尚书，以工部右侍郎盛位兼署工部尚书。

正月十一日

嘉庆帝颁旨内阁，详述在太上皇大丧之日，清除和珅的缘由。谕旨中说：“如我皇考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实心实政，薄海内外咸所闻知。方将垂示万年，永为家法，何止三年无改。至皇考所简用之重臣，朕断不肯轻为更易。即有获罪者，若稍有可原，犹未尝不思保全，此实朕之本衷，自必仰蒙昭鉴。今和珅情罪重大，并经科道诸臣列款参奏，实有难以刻贷者。是以朕于恭颁遗诰日，即将和珅革职拿问，臚列罪状，特谕众知之。”

正月十五日

嘉庆帝颁发谕旨，宣布和珅二十条大罪。谕旨中说：“朕于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皇考册封为皇太子，尚未宣布谕旨，而和珅于初二日即在朕前先递如意，漏泄机密，居然以拥戴为功。其大罪一。上年正月，皇考在圆明园召见和珅，伊竟骑马直进左门，过正大光明殿，至寿山口，无父无君，莫此为甚。其大罪二。又因腿疾，乘坐椅轿抬入大内，肩舆出入神武门，众目共见，毫无忌惮。其大罪三。并将出宫女子娶为次妻，罔顾廉耻。其大罪四。自剿办教匪以来，皇考盼望军书，刻萦宵旰。乃和珅于各路军营递到奏报，任意延搁，有心欺蔽，以致军务日久未竣。其大罪五。皇考圣躬不豫时，和珅毫无忧戚……谈笑如常，丧心病狂。其大罪六。昨冬皇考力疾披章批谕，字划间有未真之处，和珅胆敢口称不如撕去，竟另行拟旨。其大罪七。前奉皇考谕旨，令伊管理吏部刑部事务。……是以又谕令兼理户部题奏报销事件。伊竟将户部事务一人把持，变更成例，不许部臣参议一字。其大罪八。上年十二月内，奎舒奏报循化、贵德二厅贼番聚众千余，……在青海肆劫一案。和珅竟将原奏驳回，隐匿不办，全不以边务为事。其大罪九。皇考升遐后，……和珅不遵谕旨，令已、未出痘者俱不必来京，全不顾国家抚绥外藩之意。其居心实不可问。其大罪十。大学士苏凌阿两耳重听，衰迈难堪。因系伊弟和琳姻亲，竟隐匿不奏。侍郎吴省兰、李潢，太仆寺卿李光云皆曾在伊家教读，并保列卿阶，兼任学政。其大罪十一。军机处记名人员，和珅任意撤去！……其大罪十二。昨将和珅家产查抄，所盖楠木房屋奢侈逾制，……不知是何肺肠？其大罪十三。蓟州坟茔，居然设立享殿，开置隧道。附近居民有和陵之称。其大罪十四。家内所藏珍宝，……较之大内多至数倍……其大罪十五。又宝石顶并非伊应戴之物，所藏真宝石顶有数十余个，……。其大罪十六。家内银两及衣服等件，数逾千万。其大罪十七。且有夹墙藏金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藏金六千余两，地窖内并有埋藏银两百余万。其大罪十八。附近通州、蓟州地方，均有当铺、钱店，查计资本，又不下数十余万，以首辅大臣下与小民争利。其大罪十九。伊家人刘全，不过下贱家奴，而查抄资产，竟至二十余万，并有大珠及珍珠手串，若非纵令需索，何得如此丰饶？其大罪二十。其余贪纵狂妄之处，尚难悉数。”

正月十八日

嘉庆帝颁发上谕，赐和珅自尽，福长安斩监候，秋后处决。先是大学士、九卿及翰詹科道官员会议处置和珅办法，随之奏请“将和珅照大逆律凌迟处死。福长安照朋党律拟斩，请即行正法。”而乾隆帝十九女、嘉庆帝之妹——和孝固伦公主（和珅



子丰绅殷德之妇)“涕泣请全其肢体,屡恳不止。大臣董诰、刘墉亦乘间言,坤罪虽万刚犹轻,曾任先朝大臣,请从次律。”嘉庆帝权衡利弊,决定从轻发落。谕旨中称:“和坤种种悖妄专擅,罪大恶极,于法实无丝毫可贷。……惟现当皇考大事之时,即将和坤处决,在伊固为情真罪当,而朕心究有所不忍。……姑念其曾任首席大臣,于万无可贷之中,免其肆市。和坤著加恩赐令自尽。……福长安亦著从宽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并署监提福长安,前往和坤监所,跪视和坤自尽后,再押回本狱监禁。”此外,谕旨还宣布对和坤亲属及亲近大臣的处置。和坤之弟和琳虽已死,但追论其“剿苗”失误之罪,削夺其公爵之位,撤出太庙,拆毁所立专祠。和坤之子丰绅殷德留袭伯爵,在家闲住,不许外出滋事。大学士苏凌阿年老衰迈,以原品致仕。侍郎吴省兰、李潢降为编修。原为太仆寺卿的李光云以原品休致。

是日

和坤在狱中自缢身亡。临死前赋诗一首:“五十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他时水泛含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

正月十八日

嘉庆帝颁发谕旨,宣称不再追究和坤所保举及奔走其门的官员。先是,直隶布政使吴熊光入觐京师。嘉庆帝问他曰:“人言和坤有异志,有诸?”吴答道:“凡怀不轨者,必收人心,和坤则满、汉几无归附者,即使中怀不轨,谁肯从之?”嘉庆帝又问曰:“然则治之得无太急?”吴答曰:“不速治其罪,无识之徒观望夤缘,别滋事端。发之速,是义之尽;收之速,是仁之至。”至是,嘉庆帝遂宣示朝臣:“和坤任事日久,专擅蒙蔽,以致下情不能上达,若不立除元恶,无以肃清庶政,整饬官方。今已明正其罪,此案业已办结。因思和坤所管衙门本多,由其保举升擢者自必不少。而外省官员奔走和坤门下,逢迎馈赂,皆所不免,若一一根究,连及多人,亦非罚不及众之义。……倘臣工误会朕意,过事搜求,尚复攻击阴私,摘发细故,或指一二人,一二事以实其言,则举之不胜其举,并恐启告讦报复之渐。是除一巨蠹,又不免流为党援门户陋习,殊非朕之本意也。朕所以重治和坤之罪者,实为其贻误军国重务。……此外初不肯别有株连,惟在儆戒将来,不复追咎既往。凡大小臣工无庸心存疑惧。”

正月二十日

嘉庆帝下令革除山东巡抚伊江阿职务,来京候旨。先是,太上皇乾隆帝驾崩